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五經語類卷二十

錢塘程川撰

易二十

上經十三

篤實便有輝光艮止便能篤實

巽淵錄

大畜象傳

能止健都不說健而止見得是艮來止這乾

翼淵錄

大畜象傳

九三一爻不為所畜而欲進與上九合志同進俱為畜
極而通之時故有良馬逐何天之衢亨之象但上九
已通達無礙只是滔滔去九三過剛銳進故戒以艱
貞閑習蓋初二兩爻皆為所畜獨九三一爻自進耳
子善問九六為正應皆陰皆陽則為無應獨畜卦不
爾何也曰陽遇陰則為陰所畜九三與上九皆陽皆
欲上進故但以同類相求也小畜亦然先生因言某

作本義欲將文王卦辭只大綱依文王本義略說至其所以然之故却於孔子彖辭中發之且如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只是占得大畜者為利正不家食而吉利於涉大川至於剛上尚賢等處乃孔子發明各有所主爻象亦然如此則不失文王本意又可見孔子之意但合未暇整頓耳又曰大畜下三爻取其能自畜而不進上三爻取其能畜彼而不使進然四能止之於初故為力易五則陽已進而止之則

難但以柔居尊得其機會可制故亦吉但不能如四之元吉耳

董銖錄

大畜九三上九爻辭并論經義彖辭象傳爻辭

何天之衢亨或如伊川說衍一何字亦不可知

劉礪錄

大畜上九爻辭

頤須是正則吉何以觀其正不正蓋觀頤是觀其養德是正不正自求口實是又觀其養身是正不正未說到養人處觀其所養亦只是說君子之所養養浩然

之氣模樣

晏淵錄

頤象辭象傳

頤卦最難看銖問本義言觀頤謂觀其所養之道自求
口實謂觀其所養之術與程傳以觀頤為所以養人
之道求口實為所以自養之道如何先生沉吟良久
曰程傳似勝蓋下體三爻皆是自養上體三爻皆是
養人不能自求所養而求人以養已則凶故下三爻
皆凶求於人以養其下雖不免於顛拂畢竟皆好故

上三爻皆吉又問虎視眈眈本義以為下而專也蓋
賴其養以施於下必有下專之誠方能无咎程傳作
欲立威嚴恐未必然曰頤卦難看正謂此等且虎視
眈眈必有此象但今未曉耳銖曰音辯載馬氏云眈
眈虎下視貌則當為下而專矣曰然又問其欲逐逐
如何曰求養於下以養人必當繼繼求之不厭乎數
然後可以養人而不窮不然則所以養人者必無繼矣
以四而賴養於初亦是顛倒但是求養以養人所以

雖顛而吉先生又曰六五居貞吉猶洪範用靜吉用
作凶所以不可涉大川六五不能養人反賴上九之
養是已拂其常矣故守常則吉而涉險阻則不可也
直卿因云頤之六爻只是顛拂二字求養於下則為
顛求食於上則為拂六二比初而求上故顛頤當為
句拂經于丘頤句征凶即其占辭也六三拂頤雖與
上為正應然畢竟是求於上以養已所以有拂頤之
象故雖正亦凶也六四顛頤固與初為正應然是賴

初之養以養人故雖顛亦吉六五拂經即是比于上
所以有拂經之象然是賴上九之養以養人所以居
正而吉但不能自養所以不可涉大川耳

董銖錄

頤象辭六四爻辭程傳本義六五爻辭并論爻辭

問觀頤觀其所養作所養之道觀其自養作所以養生
之術曰所養之道如學聖賢之道則為正黃老申商
則為非凡見於修身行義皆是也所養之術則飲食
起居皆是也又問伊川把觀其所養作觀人之養如

何曰這兩句是解養正則吉所養之道與養生之術
正則吉不正則不吉如何是觀人之養不曉程說是
如何

林學履錄
頤象傳程傳

自養則如爵祿下至於飲食之類是說自求口實

晏淵錄
頤象傳

或云諺有禍從口出病從口入甚好曰此語前輩曾用
以解頤之象慎言語節飲食

輔廣錄
頤象傳

頤六四一爻理會不得雖是恁地解畢竟曉不得如何
是施於下又如何是虎

劉鵬錄

頤六四爻辭

問伊川解下三爻養口體上三爻養德義如何曰看來
下三爻是資人以為養上三爻是養人也六四六五
雖是資初與上之養其實是他居尊位藉人以養而
又推以養人故此三爻似都是養人之事伊川說亦

得但失之疏也

林學履錄

頤六四爻辭程傳

黃義剛錄云下三爻是資人以養已養已所以養人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六五陰柔之才但守正則吉故不可以涉患難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此爻不可曉

沈憫錄

頤六四六五爻辭

易傳大過云道无不中无不常聖人有小過无大過看

來亦不消如此說聖人既說有大過直是有此事雖
云大過亦是常理始得因舉晉州蒲事云舊常不曉
胡文定公意以問范伯達丈他亦不曉後來在都下
見其孫伯逢問之渠云此處有意思但是難說出如
左氏分明有稱君無道之說厲公雖有罪但合當廢
之可也而樂書中行偃弑之則不是然畢竟厲公有
罪故難說後必有曉此意者

林賜錄
大過程傳卦序

問大過既棟橈是不好了又如何利有攸往曰看象傳
可見棟橈是以卦體本末弱而言卦體自不好了却
因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如此所以利有攸往乃亨也
大抵象傳解得卦辭且是分明

林學履錄

大過象辭象傳

張洽

錄同

問大過棟橈是初上二陰不能勝四陽之重故有此象
九三是其重剛不中自不能勝其任亦有此象兩義

自不同否曰是如此九三又與上六正應亦皆不好不可以有輔自是過於剛強輔他不得九四棟隆只是隆便不橈乎下過涉滅頂不可咎也恐是他做得是了不可以咎他不似伊川說易中无咎有兩義如不節之嗟无咎王輔嗣云是他自做得又將誰咎至出門同人无咎又是他做得好了人咎他不得所以亦云又誰咎也此處恐不然又曰四陽居中如何是大過二陽在中又如何是小過這兩卦曉不得今且

只逐爻畧曉得便也可占

劉礪錄

大過象辭九三九四上六爻辭象傳并論大過小過經義

澤滅木澤在下而木在上今澤水高漲乃至浸沒了木
是為大過又曰木雖為水沒而木未嘗動故君子觀
之而獨立不懼遯世無悶

劉礪錄

大過象傳

大過陽剛過盛不相對值之義故六爻中無全吉者除

了初六是過於畏慎无咎外九二雖無不利然老夫
得女妻畢竟是不相當所以象言過以相與也九四
雖吉而又有他則吝九五所謂老婦者乃是指客爻
而言老婦而得士夫但能无咎無譽亦不為全吉至
於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則是事雖凶而義則无咎
也

董銖錄

大過爻辭

藉用白茅亦有過慎之意此是大過之初所以其過尚

小在

晏淵錄

大過初六爻辭

過涉滅頂凶不可咎也東漢諸人不量深淺至於殺身
亡家此是凶然而其心何罪故不可咎也

林蘓孫錄

大過上六爻辭

水流不盈纔是說一坎滿便流出去一坎又滿又流出
去行險而不失其信則是說決定如此

晏淵錄

坎象傳

問來之坎坎曰經文中疊字如兢兢業業之類是重字
來之自是兩字各有所指謂下來亦坎上往亦坎之
往也進退皆險也又問六四舊讀樽酒簋句貳用缶

句本義從之其說如何曰既曰樽酒簋貳又曰用缶
亦不成文理貳益之也六四近尊位而在險之時剛
柔相際故有但用薄禮益以誠心進結自牖之象問
牖非所由之正乃室中受明之處豈險難之時不容
由正以進耶曰非是不可由正蓋事變不一勢有不

容不自牖者終无咎者始雖不甚好然於義理無害
故終亦无咎无咎者善補過之謂也又問上六徽纆

二字云三股曰徽兩股曰纆曰據釋文如此

黃銖錄

坎六三六四上六爻辭

六三險且枕只是前後皆是枕便如枕頭之枕

劉礪錄

坎六三爻辭

樽酒簋做一句自是說文如此

劉礪錄

坎六四爻辭

問納約自牖曰不由戶而自牖以言艱險之時不可直致也

李季札錄

坎六四爻辭

納約自牖雖有向明之意然非是路之正

爻淵錄

坎六四爻辭

坎不盈祇既平祇字他無說處看來只得作抵字解復卦亦然不盈未是平但將來必會平二與五雖是陷于陰中畢竟是陽會動陷他不得如有孚維心亨如

行有尚皆是也

劉彥錄
坎九五爻辭

坎水只是平不解滿盈是滿出來

爻淵錄
坎九五爻辭

坎不盈中未大也曰水之為物其在坎只能平自不能盈故曰不盈盈高之義中未大者平則是得中不盈是未大也

林學履錄
坎九五象傳

叔重說離卦問火體陰而用陽是如何曰此言三畫卦

中陰而外陽者也坎象為陰水體陽而用陰蓋三畫卦
中陽而外陰者也惟六二一爻柔麗乎中而得其正故
元吉至六五雖是柔麗乎中而不得其正特借中字而
包正字耳又問日昃之離曰死生常理也若不能安常
以自樂則不免有嗟戚曰生之有死猶晝之必夜故君
子當觀日昃之象以自處曰人固知常理如此只是臨
時自不能安耳又問九四突如其來如曰九四以剛迫
柔故有突來之象焚死棄言無所用也離為火故有焚

如之象或曰突如其來如與焚如自當屬上句死如棄如自當做一句曰說時亦少通但文勢恐不如此

潘時舉錄
離

問離卦是陽包陰占利畜牝牛便也是宜畜柔順之物曰然

劉礪錄

離象辭

離字不合單用

晏淵錄
離象辭

離便是麗附着之意易中多說做麗也有兼說明處也有單說明處明是離之體麗是麗着底意思離字古人多用做離着說然而物相離去也只是這字富貴不離其身東坡說道剝箇不字便是這意古來自有這般兩用底字如亂字又喚做治

晏淵錄
離表辭

彖辭重明自是五二兩爻為君臣重明之義大象又自說繼世重明之義不同

沈僞錄

離象傳并論象傳

六二中正六五中而不正今言麗乎正麗乎中正次第
說六二分數多此卦唯這爻較好然亦未敢便恁地
說只得且說未詳

晏淵錄
離象傳

問明兩作離曰若做兩明則是有二箇日不可也故曰
明兩作離只是一箇日相繼之義明兩作如坎卦水
洊至非以明兩為句也明字便是指日而言

林學履錄

離象傳

明兩作猶言水滄至今日明來日又明若說兩明却是

兩箇日頭

晏淵錄

離象傳

明兩作離作起也如日然今日出了明日又出是之謂

兩作蓋只是這一箇明兩番作非明兩乃兩作也

沈憫錄

離象傳

九四有侵凌六五之象故曰突如其來如火之象則有

自焚之義故曰焚如死如棄如言其焚死而棄也

林學履錄

離九四爻辭

焚死棄只是說九四陽爻突出來逼拶上爻焚如是不
戢自焚之意棄是死而棄之之意

吳淵錄

離九四爻辭

焚如死如棄如自成一言恐不得如伊川之說

劉礪錄

離九四爻辭

六五介于兩陽之間憂懼如此然處得其中故不失其

吉

晏淵錄

離六五爻辭

問郭冲晦以為離六五乃文明盛德之君知天下之治
莫大於得賢故憂之如此如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
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是否曰離六五陷於二剛之
中故其憂如此只為孟子說得此二句便取以為說
所以有牽合之病解釋經義最怕如此

周鏞錄

離六五爻辭

錄中便取以為說句下金去偽錄
云恐不是如此於上下文不相通

有嘉折首是句

晏潮錄
離上九爻辭

朱子五經語類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五經語類卷二十一

錢塘程川撰

易二十一

下經一

問本義以為柔上剛下乃自旅來旅之六五上而為咸之上六旅之上九下而為咸之九五此謂柔上剛下與程傳不同先生問所以不同何也錄曰易中自有

卦變耳曰須知程子說有不通處必看如卦變說方
見得下落此等處當錄出看

董銖錄

咸象傳本義

趙致道問感通之理曰感是事來感我通是自家受他
感處之意

潛時舉錄

咸象傳本義

山上有澤咸當如伊川說水潤土燥有受之義又曰土
若不虛如何受得又曰上兌下艮兌上缺有澤口之

象兌下二陽畫有澤底之象艮上一畫陽有土之象
下二陰畫中虛便是滲水之象

劉礪錄
咸象傳

問君子以虛受人伊川注云以量而容之擇交而受之
以量莫是要著意容之否曰非也以量者乃是隨我
量之大小以容人便是不虛了又問貞吉悔亡易傳
云貞者虛中無我之謂本義云貞者正而固不同何
也曰某尋常解經只要依訓詁說字如貞字作正而

固仔細玩索自有滋味若曉得正而固則虛中無我亦在裏面又問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莫是此感彼應憧憧是添一箇心否曰往來固是感應憧憧是一心方欲感他一心又欲他來應如正其義便欲謀其利明其道便欲計其功又如赤子入井之時此心方怵惕要去救他又欲他父母道我好這便是憧憧底病

沈憫錄

咸象傳九四爻辭

厚之問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曰往來自不妨天地間自

是往來不絕只不合著懂懂了便是私意又問明道云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如何曰廓然大公便不是懂懂物來順應便不是朋從爾思此只是比而不周周而不比之意這一段舊看易惑人近來看得節目極分明

鄭可學錄

成九四爻辭

錄中天地間自是往來不絕二句廖德明錄云如暑往寒來日往月來皆是常理只著箇懂懂便關了

懂懂往來朋從爾思聖人未嘗不教人思只是不可懂

懂這便是私了感應自有箇自然底道理何必思他
若是義理却不可不思

晏淵錄
咸九四爻辭

往來是感應合當底懂懂是私感應自是當有只是不
當私感應耳

晏淵錄
咸九四爻辭

易傳言感應之理咸九四盡矣

楊方錄
咸九四爻辭程傳

器之問程子說感通之理曰如晝而夜夜而復晝循環不窮所謂一動一靜互為其根皆是感通之理木之問所謂天下之理無獨必有對便是這話否曰便是天下事那件無對來陰與陽對動與靜對一物便與一理對君可謂尊矣便與民為對人說碁盤中間一路無對某說道便與許多路為對因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與屈伸消長之說邵氏擊壤集云上下四方謂之宇古往今來謂之宙因說易咸感處伊川

說得未備往來自還他有自然之理惟正靜為主則吉而悔亡至於憧憧則私為主而思慮之所及者朋從所不及者不朋從矣是以事未至則迎之事已過則將之全掉脫不下今人皆病於無公平之心所以事物之來少有私意雜焉則陷於所偏重矣

錢木之錄字子山晉陵人丁巳所
聞先生六十八歲池錄卅六卷中
咸九四爻辭程傳

或問易傳說感應之理曰如日往則感得那月來月往

則感得那日來寒往則感得那暑來暑往則感得那
寒來一感一應一往一來其理無窮感應之理是如
此曰此以感應之理言之非有情者云有動皆為感
似以有情者言曰父慈則感得那子愈孝子孝則感
得那父愈慈其理亦只一般

陳文蔚錄
咸九四爻辭程傳

問程子說感應在學者日用言之則如何曰只因這一
件事又生出一件事便是感與應因第二件事又生

出第三件事第二件事又是感第三件事又是應如
王文正公平生儉約家無姬妾自東封後真宗以太
平宜共享令直省官為買妾公不樂有沈倫家鬻銀
器花藍火筒之屬公頓感曰吾家安用此其後姬妾
既具乃復呼直省官求前日沈氏銀器而用之此買
妾底便是感買銀器底便是應

陳淳錄

咸九四文辭程傳

問咸傳之九四說虛心貞一處全似敬曰蓋嘗有語曰

敬心之貞也

楊方錄
咸九四爻辭程傳

問伊川解屈伸往來一段以屈伸為感應屈伸之與感應若不相似何也曰屈則感伸伸則感屈自然之理也今以鼻息觀之出則必入出感入也入則必出入感出也故曰感則有應應復為感所感復有應屈伸非感應而何

張洽錄
咸九四爻辭程傳

林一之問凡有動皆為感感則必有應曰如風來是感
樹動便是應樹拽又是感下面物動又是應如晝極
必感得夜來夜極又便感得晝來曰感便有善惡否
曰自是有善惡曰何謂心無私主則有感皆通曰心
無私主不是暝滓沒理會也只是公善則好之惡則
惡之善則賞之惡則刑之此是聖人至神之化心無
私主如天地一般寒則徧天下皆寒熱則徧天下皆
熱便是有感皆通曰心無私主最難曰只是克去已

私便心無私主若心有私主只是相契者應不相契者則不應如好讀書人見讀書便愛不好讀書人見書便不愛

陳淳錄

咸九四文辭程傳

問易傳言有感必有應是如何曰凡在天地間無非感應之理造化與人事皆是且如雨暘雨不成只管雨便感得箇暘出來暘不成只管暘已是應處又感得雨來是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為感寒暑晝夜無非

此理如人夜睡不成只骨睡至曉須著起來一日運動向晦亦須當息凡一死一生一出入一往一來一語一默皆是感應中人之性半善半惡有善則有惡古今天下一盛必有一衰聖人在上兢兢業業必日保治及到衰廢自是整頓不起終不成一向如此必有興起時節唐正觀之治可謂甚盛至中間武后出來作壞一番自恣地塌塌底去至五代衰微極矣國之紀綱國之人才舉無一足恃一旦聖人勃興轉

動一世天地為之豁開仁宗時天下稱太平眼雖不
得見想見是太平然當時灾異亦數有之所以馴至
後來之變亦是感應之常如此又問感應之理於學
者工夫有用處否曰此理無乎不在如何學者用不
得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亦是這
道理研精義理於內所以致用於外利用安身於外
所以崇德於內橫渠此處說得更好精義入神素豫
吾內求利吾外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此幾

句親切正學者用功處

徐寓錄

咸九五爻辭程傳

問咸之九五傳曰感非其所見而說者此是任貞一之理則如此曰武王不泄邇不忘遠是其心量該遍故周流如此是此義也

楊方錄

咸九五爻辭程傳

恒是箇一條物事徹頭徹尾不是尋常字古字作恆其說象一隻船兩頭靠岸可見徹頭徹尾

潘植錄
恒

履之問恒非一定之謂一定則不能恒矣曰物理之始
終變易所以為恒而不窮然所謂不易者亦須有以
變通乃能不窮如君尊臣卑分固不易然上下不交
也不得父子固是親親然所謂命士以上父子皆異
宮則又有變焉惟其如此所以為恒論其體則終是
恒然體之常所以為用之變用之變乃所以為體之

恒

楊道夫錄

恒象傳程傳

恒非一定之謂故晝則必夜夜而復晝寒則必暑暑而復寒若一定則不能常也其在人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今日道合便從明日不合則去又如孟子辭齊王千金而受薛宋之餽皆隨時變易故可以為常也

楊道夫錄

恒象傳程傳

能常而後能變能常而不已所以能變及其變也常亦

只在其中伊川却說變而後能常非是

沈側錄

恒象傳

正便能久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這箇只是說久

是淵錄

恒象傳

物各有箇情有箇人在此決定是有那羞惡惻隱是非
辭讓之情性只是箇物事情却多般或起或滅然而
頭面却只一般長長恁地這便是觀其所恒而天地
萬物之情可見之義乃若其情只是去情上面看

晏淵錄
恒象傳

叔重說浚恒貞凶恐是不安其常而深以常理求人之
象程氏所謂守常而不能度勢之意曰未見有不安
其常之象只是欲深以常理求人耳

潛時舉錄

恒初六爻辭

問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德指六謂常其柔順之德
固貞矣然此婦人之道非夫子之義蓋婦人從一而
終以順為正夫子則制義者也若從婦道則凶曰固

是如此然須看得象占分明六五有恒其德貞之象
占者若婦人則吉夫子則凶大底看易須是曉得象
占分明所謂吉凶者非爻之能吉凶爻有此象而占
者視其德而有吉凶耳且如此爻不是既為婦人又
為夫子只有恒其德貞之象而以占者之德為吉凶
耳又如恒固能亨而无咎然必占者能久於其道方
亨而无咎又如九三不恒其德非是九三能不恒其
德乃九三有此象耳占者遇此雖正亦吝若占者能

恒其德則無羞吝

董誥錄

恒六五爻辭并論象辭九三爻辭

問遯卦遯字雖是逃隱大抵亦取遠去之意天上山下相去甚遠絕象之以君子遠小人則君子如天小人如山相絕之義須如此方得所以六爻在上漸遠者愈善也曰恁地推亦好此六爻皆是君子之事

林學履錄
遯

問小利貞以象辭小利貞浸而長也之語觀之則小當

為陰柔小人如小往大來小過小畜之小言君子能
遯則亨小人則利於守正不可以浸長之故而浸迫
於陽也此與程傳遯者陰之始長君子知微故當深
戒而聖人之意未遽已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教之
意不同曰若如程傳所言則於剛當位而應與時行
也之下當云止而健陰進而長故小利貞今但言小
利貞浸而長也而不言陰進而長則小指陰小之小
可知况當遯去之時事勢已有不容正之者程說雖善

而有不通矣又問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者言不可有所往但當晦處靜俟耳此意如何曰程傳作不可往謂不可去也言遯已後矣不可往往則危往既危若不往之為無灾某竊以為不然遯而在後尾也既已危矣豈可更不往乎若作占辭看尤分明先生又言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此言象而占在其中六二亦有此德也說吐活反九四君子吉小人否方九反

董銖錄

遜象辭蒙傳程傳初六爻辭程傳六二九四爻辭

問遜亨遜而亨也分明是說能遜便亨下便說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是如此曰此其所以遜而亨也陰方微為他剛當位而應所以能知時而遜是能與時行不然便是與時背也

劉礪錄

遜蒙傳

問小利貞浸而長也是見其浸長故設戒令其真正且以寬君子之患然亦是他之福曰是如此此與否初

二兩文義相似

沈倜錄
遜象傳

伊川說小利貞云尚可以有為陰已浸長如何可以有為所說王允謝安之於漢晉恐也不然王允是算殺了董卓謝安是乘王敦之老病皆是他衰微時節不是浸長之時也兼他是大臣亦如何去此為在下位有為之兆者則可以去大臣任國安危君在與在君亡與亡如何去又曰王允不合要盡殺梁州兵所以

致敗

劉礪錄

遜彖傳程傳

遜尾厲到這時節去不迭了所以危厲不可有所往只得看他如何賢人君子有這般底多

晏淵錄

遜初九爻辭

問畜臣妾吉伊川云待臣妾之道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如何曰君子小人更不可相對更不可與相接若臣妾是終日在自家脚手頭若無以係之則望望

然去矣又曰易中詳識物情備極人事都是實有此
事今學者平日只在燈牕下習讀不曾應接世變一
旦讀此皆看不得某舊時也如此即管讀得不相入
所以常說易難讀

劉礪錄

遜九五辭并論經義

問九五嘉遜以陽剛中正漸向遜極故為嘉美未是極
處故戒以貞正則吉曰是如此便是剛當位而應處
是去得恰好時節小人亦未嫌自家只是自家合去

莫見小人不嫌却與相接而不去便是不好所以戒

他貞正

劉礪錄
遜九五爻辭

此卦多說羊羊是兌之屬季通說這箇是夾住底兌卦
兩畫當一畫

晏淵錄
大壯

大壯利貞利於正也所以大者以其正也既正且大則
天地之情不過於此

呂熹錄

大壯象傳

問大壯大者正與正大不同上大字是指陽下正大是說理曰亦緣上面有大者正一句方說此

林學履錄

大壯象傳

問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伊川云云其義是
否曰固是君子之自治須是如雷在天上恁地威嚴
猛烈方得若半上落下不如此猛烈果決濟得甚事

沈側軒

大壯象傳

或問伊川自勝者為強之說如何曰雷在天上是甚威嚴人之克己能如雷在天上則威嚴果決以去其惡而必于為善若半上落下則不濟事何以為君子須是如雷在天上方能克去非禮

呂熹錄

大壯象傳程傳

此卦如九二貞吉只是自守而不進九四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輓却是有可進之象此卦爻之好者蓋以陽居陰不極其剛而前遇二陰有藩決之象所以為

進非如九二前有三四二陽隔之不得進也又曰喪
羊于易不若作疆場之易漢食貨志疆場之場正作
易蓋後面有喪羊于易亦同此義今本義所注只是
從前所說如此只且仍舊耳上六取喻甚巧蓋壯終
動極無可去處如羝羊之角掛于藩上不能退遂然
艱則吉者畢竟有可進之理但必艱始吉耳

董錄

大壯九二九四九五上六爻辭

朱子五經語類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五經語類卷二十二

錢塘程川撰

易二十二

下經二

康侯似說寧侯相似用錫馬之用只是箇虛字說他得
這箇物事

夏淵錄

晉象辭

晝日是那上卦離也晝日為之是此意

晁淵錄
晉象辭

問初六晉如摧如象也貞吉占辭曰罔孚裕无咎又是解上兩句恐貞吉說不明故又曉之又問受茲介福于其王母指六五以為享先妣之吉占何也曰恐是如此蓋周禮有享先妣之禮又問眾允悔亡曰眾允象也悔亡占也又問晉其角維用伐邑本義作伐其私邑程傳以為自治如何曰便是程傳多不肯說實

事皆以為取喻伐邑如墮費墮邱之類是也大抵今人說易多是見易中有此一語便以為通體事當如此不知當其時節地頭其所占得者其象如何若果如今人所說則易之說有窮矣又如推如愁如易中少有此字疑此文必有此象但今不可曉耳

董錄

晉初六六二六三爻辭上九爻辭程傳本義

晉六三如何見得為衆所信處既不中正衆方不信雖能信之又安能悔亡曰晉之時二陰皆欲上進三處

地較近故二陰從之以進問如何得悔亡曰居非其位本當有悔以其得衆故悔可亡

黃餘錄

晉六三爻辭

問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伊川以為六以柔居尊位本當有悔以大明而下皆順附故其悔亡下既同德順附當推誠委任盡衆人之才通天下之志勿復自任其明恤其失得如此而往則吉而无不利此說是否曰便是伊川說得太深據此爻只是占者

占得此爻則不必恤其失得而自亦无所不利耳如
何說得人君既得同德之人而委任之不復恤其失
得如此則蕩然無復是非而天下之事亂矣假使其所
任之人或有作亂者亦將不恤之乎雖以堯舜之聖
皋夔益稷之賢猶云屢省乃成如何說既得同心同德
之人而任之則在上者一切不管而任其所為豈有此
理且彼所為既失矣為上者如何不恤得聖人無此等
說話聖人所說卦爻只是畧畧說過以為人當著此爻

則大勢已好雖有所失得亦不必慮而自无所不利也聖人說得甚淺伊川說得太深聖人所說短伊川解得長久之又云失得勿恤只是自家自作教是莫管他得失如士人發解做官這箇却必不得只得盡其所當為者而已如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相似

沈憫錄

晉六五文辭經傳

失得勿恤此說失也不須問他得也不須問他自是好

猶言勝負兵家之常云爾此卦六爻無如此爻吉

彖淵錄

晉六五爻辭

晉上九剛進之極以伐私邑安能吉而无咎曰以其剛
故可伐邑若不剛則不能伐邑矣但易中言伐邑皆
是用之於小若伐國則其用大矣如高宗伐鬼方之
類雖用伐邑則不可用之於大可知雖用以伐邑然
亦必能自危厲乃可以吉而无咎過剛而能危厲則
不至於過剛矣

黃輿錄

晉上九爻辭

看伯豐與廬陵問答內晉卦伐邑說曰晉上九貞吝吝
不在克治正以其克治之難而言其合下有此吝耳
貞吝之義諸義只云貞固守此則吝不應於此獨云
於正道為吝也

黃輿錄

晉上九爻辭

明夷未是說闇之主只是說明而被傷者乃君子也上
六方是說闇君子出門庭言君子去闇尚遠可以得

其本心而遠去文王箕子大槩皆是晦其明然文王
外柔順是本分自然做底箕子晦其明又云艱是他
那佯狂底意思便是艱難底氣象爰說貞而不言艱
者蓋言箕子則艱可見不必更言之

晏淵錄
明夷

君子用晦而明晦地象明日象晦則是不察察若晦而
不明則晦得沒理會了故外晦而內必明乃好

林學履錄
明夷象傳

明夷初二爻不取爻義曰初爻所傷地遠故雖傷而尚能飛問初爻比二爻似二爻傷得淺初爻傷得深曰非也初尚能飛但垂翼耳

黃翰錄

明夷初九六二爻辭

問明夷曰下三爻皆說明夷是明而見傷者六四爻說者却以為是姦邪之臣先蠱惑其君心而後肆行於外殊不知上六是暗主六五却不作君說六四之與上六既非正應又不相比又况下三爻皆說明夷是

好底何獨此爻却作不好說故某於此爻之義未詳
但以意觀之六四居暗地尚淺猶可以得意而遠去
故雖入於幽隱之處猶能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也
故小象曰獲心意也上六不明晦則是合下已是不
明故初登于天可以昭四國而不免復入于地則是
始于傷人之明而終于自傷以墜其命矣呂原明以
為唐明皇可以當之蓋言始明而終暗也

董錄

明夷六四爻辭象傳上六爻辭

或問易傳云正家之道在於正倫理篤恩義今欲正倫理則有傷恩義欲篤恩義又有乖於倫理如何曰須是於正倫理處篤恩義篤恩義而不失倫理方可

潘柄錄

家人程傳卦序

問家人象辭不盡取象曰注中所以但取二五不及他象者但只因彖傳而言耳大抵彖傳取義最精象中所取却恐有假合處

黃幹錄

家人象辭

問風自火出曰謂如一爐火必有氣衝上去便是風自
火出然此只是言自內及外之意

呂熹錄

家人象傳

林學履錄云是火中有風如

一堆火在此氣自薰蒸上出

王假有家言到這裏方且得許多物事有妻有妾方始

成箇家

晏淵錄

家人九五文辭

問王假有家曰有家之有只是如夙夜浚明有家亮采

有邦之有謂有三德者則夙夜浚明於其家有六德者則亮采於其邦有是虛字非如奄有四方之有也

並錄
蒙人九五文辭

睽皆言始異終同之理

睽
異洲錄

問君子以同而異曰此是取兩象合體為同而其性各異在人則是和而不同之意蓋其趨則同而所以為同則異如伯夷柳下惠伊尹三子所趨不同而其歸

則一象辭言睽而同大象言同而異在人則出處語
默雖不同而同歸於理講論文字為說不同而同於
求合義理立朝論事所見不同而同於忠君本義所
謂二卦合體者言同也而性不同者言異也以同而
異語意與用晦而明相似大凡讀易到精熟後顛倒
說來皆合不然則是死說耳又問睽卦無正應而同
德相應者何曰無正應所以為睽當睽之時當合者
既離其離者却合也

董錄

睽象傳

問君子以同而異作理一分殊看如何曰理一分殊是理之自然如此這處又就人事之異上說蓋君子有同處有異處如所謂周而不比羣而不黨是也大抵易中六十四象下句皆是就人事之近處說不必深去求他此處伊川說得甚好

林學履錄

睽象傳

過舉程子睽之象君子以同而異解曰不能大同者亂

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爾又如今之言地理者必欲擇地之吉是同也不似世俗專以求富貴為事惑亂此心則異矣如士人應科舉則同也不曲學以阿世則異矣事事推去都得其旨

王過錄

睽家傳程傳

馬是行底物初間行不得後來却行得大率睽之諸爻都如此多說先異而後同

晏淵錄

睽初九爻辭

問睽見惡人其義何取曰以其當睽之時故須見惡人

乃能无咎

黃榦錄

睽初九爻辭

天合作而剝鬚也篆文天作天而作而

晏淵錄

睽六三爻辭

宗如同人于宗之宗

晏淵錄

睽六五爻辭

載鬼一車等語所以差異者為他這般事是差異底事所以却把世間差異底明之世間自有這般差異底事

爰潤錄
睽上九爻辭

蹇無坤體只取坎中爻變如沈存中論五姓一般蹇利西南謂地也據卦體艮下坎上無坤而繇辭言地者往往只取坎中爻變變則為坤矣沈存中論五姓自古無之後人既如此呼喚即便有義可推

異淵錄

蹇蒙辭

蹇利西南是說坤卦分曉但不知從何插入這坤卦來
此須是箇變例聖人到這裏看見得有箇做坤底道
理大率陽卦多自陰來陰卦多是陽來震是坤第一
畫變坎是第二畫變艮是第三畫變易之取象不曾
確定了他

異淵錄

蹇蒙辭

問往蹇來譽曰來往二字唯程傳言上進則為往不進

則為來說得極好今人或謂六四往蹇來連是來就
三九三往蹇來反是來就二上六往蹇來碩是來就
五亦說得通但初六來譽則位居衆下無可來之地
其說不得通矣故不若程傳好只是不往為佳耳不
往者守而不進故不進則為來諸爻皆不言吉蓋未
離乎蹇中也至上六往蹇來碩吉却是蹇極有可濟
之理就是不往惟守於蹇則必得見九五之大人與
共濟蹇而有碩大之功矣

黃錄

賽初六九三六四上六爻辭

問大蹇明來之義曰處九五尊位而居蹇之中所以為大蹇所謂遺大投艱于朕身人君當此則須屈羣策用羣力乃可濟也

秋學履錄

蹇九五爻辭

問蹇九五何故為大蹇曰五是為蹇主凡人臣之蹇只是一事至大蹇須人主當之

劉礪錄

蹇九五爻辭

朱子五經語類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五經語類卷二十三

錢塘程川撰

易二十三

下經三

先生舉无所往其來復吉程傳以為天下之難已解而
安平無事則當修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復先代明
王之治夫禍亂既平正合修明治道求復三代之規

模却只便休了兩漢以來人主還有理會正心誠意
否須得人主如窮閭陋巷之士治心修身講明義理
以此應天下之務用天下之才方見次第因言神廟
大有為之主勵精治道事事要理會過是時却有許多
人才若專用明道為大臣當大段有可觀明道天資
高又加以學誠意感格聲色不動而事至立斷當時
用人參差如此亦是氣數舛逆

廖德明錄

解家辭程傳

天地解而雷雨作陰陽之氣閉結之極忽然迸散出做
這雷雨只管閉結了若不解散如何會有雷雨作小
畜所以不能成雷雨者畜不極也雷便是如今一箇
爆杖

晁澗錄
解發傳

六居三大率少有好底負且乘聖人到這裏又見得有
箇小人乘君子之器底象故又於此發出這箇道理
來

晏淵錄
解六三之辭

問解而拇朋至斯孚曰四與初皆不得正四能解而拇者以四雖陰位而才則陽與初六陰柔則為有間所以能解去其拇故得陽剛之朋類至而相信矣

董錄
解九四之辭

射隼于高墉聖人說易大槩是如此不似今人說底向來欽夫書與林文軒云聖人說易却則恁地此却似說得易了

吳洲錄
解上六文辭

二竄與竄貳字不同可見其義亦不同

吳洲錄
損衆辭

問懲忿窒慾忿怒易發難制故曰懲懲是戒於後慾之起則甚微漸漸到熾處故曰窒窒謂塞於初古人說情竇實是罅隙須是塞其罅隙曰慾也不專是戒於後若是怒時也須去慾治他始得所謂懲者慾于今而戒於後耳窒亦非是真有箇孔穴去塞了但遏絕

之使不行耳又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風
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觀山之象以懲忿
觀澤之象以窒慾慾如汙澤然其中穢濁解汙染人
須當填塞了如風之迅速以遷善如雷之奮發以改
過廣云觀山之象以懲忿是如何曰人怒時自是恚
突兀起來故孫權曰令人氣湧如山

損益傳

損益傳并論益象傳

懲忿如救火窒欲如防水

余大雅錄

損象傳

問損卦下三爻皆損已益人四五兩爻是損已從人上
爻有為人上之象不待損已而自有以益人曰下三
爻無損已益人底意只是盛到極處去不得自是損
了四爻損其疾只是損了那不好了便自好五爻是
受益也無損已從人底意

劉礪錄

損爻辭

問損卦三陽皆能益陰而二與上二爻則曰弗損益之

初則曰酌損之何邪曰這一爻難解只得用伊川說又云易解得處少難解處多今且恁地說去到那占時又自別消詳有應處難立為定說也

林學履錄

損初九爻辭

酌損之在損之初下猶可以斟酌也

吳淵錄

損初九爻辭

林安卿問伊川云中無不正正未必中如何曰如君子而時中則是中無不正若君子有時不中即正未必

中蓋正是骨子好了而所作事有未恰好處故未必中也

黃義剛錄
損九二象傳程傳

中重於正正不必中能度量而正在其中

鄭可學錄
損九二象傳程傳

中重於正正未必中蓋事之斟酌得宜合理處便是中則未有不正者若事雖正而處之不合時宜於理無所當則雖正而不合乎中此中未有不正而正未必

中也

呂熹錄

損九二象傳程傳

中重於正正不必中一件物事自以為正却有不中在
且如飢渴飲食是正若過些子便非中節中節處乃
中也責善正也父子之間則不中

湯泳錄

損九二象傳程傳

凡事先理會得正方到得中若不正更理會甚中顯仁
陵寢時要發掘旁近數百家墓差御史往相度有一

人說且教得中曾文清說只是要理會箇是與不是
不理會中若還不合如此雖一家不可發掘何處理
會中且如今賞賜人與之百金為多五十金為少與
七十金為中若不合與則一金不可與更商量甚中

晏淵錄
損九二象傳程傳

晏亞夫問中正二字之義曰中須以正為先凡人做事
須是剖決是非邪正却就是與正處斟酌一个中底
道理若不能先見正處又何中之可言譬如欲行賞

罰須是先看當賞與不當賞然後權量賞之輕重若不當賞矣又何輕重之云乎

李壯祖錄字處謙婺源人川按處謙所錄蓋與李公謹同編語類中不詳所開年歲及蜀語類微續語類

池錄饒錄卷次云餘倣此

損九二象傳程傳

一卦有二中二陰正二陽正言乾之無中正者蓋云不得兼言中正二五同是中如四上是陽不得為正蓋卦中以陰居陽以陽居陰是位不當陰陽各居本位

乃是正當到那正中中正又不可曉

巽淵錄
損九二象傳程傳

三人行損一人三陽損一一人行得其友一陽上去換
得一陰來

巽淵錄
損六三爻辭

或益之十朋之龜為句

巽淵錄
損六五爻辭

得臣无家猶言化家為國相似得臣有家其所得也小

矣无家則可見其大

吳淵錄
損上九爻辭

問木道乃行程傳以為木字本益字之誤如何曰看來只是木字渙卦說乘木有功中孚說乘木舟虛以此見得只是木字又問或擊之曰或字衆無定主之辭言非但一人擊之也立心勿恆勿字只是不字非禁止之辭此處亦可疑且闕之

董銖錄
益象傳上九爻辭

木道乃行不須改木字為益字只木字亦得見一朋友
說有八卦之金木水火土有五行之金木水火土如
乾為金易卦之金也兌之金五行之金也巽為木是
卦中取象震為木乃東方屬木五行之木也五行取
四維故也

金去偽錄
益象傳

某昨日思風雷益君子以遷善改過遷善如風之速改
過如雷之猛祖道曰莫是才遷善便是改過否曰不

然遷善字輕改過字重遷善如慘淡之物要使之白
改過如黑之物要使之白用力自是不同遷善者但
見是人做得一事強似我心有所未安即便遷之若
改過須是大段勇猛始得又曰公所說蒙與蠱二象
却有意思如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必是降
下山以塞其澤便是此象六十四卦象皆如此

曾祖道錄
益象傳并論經義

錄中即便遷之句下字儒用
錄云只消當下遷過就他底

問遷善改過曰風是一箇急底物見人之善已所不及
遷之如風之急雷是一箇勇決底物已有過便斷然
改之如雷之勇決不容有些子遲緩

林賜錄
益象傳

元吉无咎吉凶是事咎是道理蓋有事則吉而理則過
差者是之謂吉而有咎

異淵錄
益初九爻辭

享于帝吉是祭則受福底道理

纂淵錄

益六二爻辭

益之用凶事猶書言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

纂淵錄

益六三爻辭

伊川說易亦有不分曉處甚多如益之用凶事說作凶
荒之凶直指刺史郡守而言在當時未見有這守令
恐難以此說某謂益之用凶事者言人臣之益君甚
難必以危言鯁論恐動其君而益之雖以中而行然
必用圭以通其信若不用圭以通之又非忠以益於

君者也

不知何氏錄
益六三爻辭

中行與依見不得是指誰

翼淵錄
益六四爻辭

利用遷國程昌寓守壽春虜人來占得此爻遷來鼎州

後平楊么有功

翼淵錄
益六四爻辭

錄中守壽春李方
子錄云守蔡州

用之說夬卦云聖人於陰消陽長之時亦如此戒懼其
警戒之意深矣曰不用如此說自是無時不戒謹恐
懼不是到這時方戒懼不成說天下已平治可以安
意肆志只才有些放肆便弄得靡所不至

沈憫錄
夬

揚于王庭孚號有厲若合開口處便雖有劍從自家頭
上落也須著說但使功罪各當是非顯白於吾何慊

楊道夫錄
夬象辭

夬卦中號字皆當作戶羔反唯孚號古來作去聲看來亦只當作平聲

沈憫錄

夬彖辭彖傳九二爻辭上六爻辭

若論陰陽則須二氣交感方成歲功若論君子小人則一分陰亦不可須要去盡那小人盡用那君子方能成治

葉賀孫錄

夬彖辭

壯于前趾與大壯初爻同此卦大率似大壯只爭一畫

爻淵錄
夬初九爻辭

王子獻卜遇夬之九二曰惕號莫夜有戎勿恤占卜者告之曰必夜有驚恐後有兵權未幾果夜遇寇旋得

洪帥

爻淵錄
夬九二爻辭

問九三壯于頄曰君子之去小人不必悻悻然見于面
目至於遇雨而為所濡溼雖為衆陽所愠然志在決
陰必能終去小人故亦可得无咎也蓋九三雖與上

六為應而實以剛居剛有能決之象故壯于頄則有
凶而和柔以去之乃无咎如王允之於董卓温嶠之
於王敦是也又曰彖云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今人以
為陽不能無陰中國不能無夷狄君子不能無小人
故小人不可盡去今觀剛長乃終之言則聖人豈不
欲小人之盡去耶但所以決之者自有道耳又問夬
卦辭言孚號九二言惕號上六言无號取象之義如
何曰卦有兌體兌為口故多言號也又問以五陽決

一陰君子盛而小人衰之勢而卦辭則曰告自邑不利即戎初九壯于前趾則往不勝九二惕號則有戎勿恤壯于頄則凶牽羊則悔亡中行无咎豈去小人之道須先自治而嚴厲戒懼不可安肆耶曰觀上六一爻則小人勢窮无號有凶之時而君子去之之道猶當如此嚴謹自做手脚蓋不可以其勢衰而安意自肆也其為戒深矣

董錄

夫九三爻辭并論彖傳彖辭爻辭

九三壯于頄看來舊文本義自順不知程氏何故欲易之有愠也是自不能堪正如顏杲卿使安祿山受其衣服至道間與其徒曰吾輩何為服此歸而借兵伐之正類此也卦中與復卦六四有獨字此卦諸爻皆欲去陰獨此一爻與六為應也是惡模樣

劉礪錄
九三爻辭程傳

伊川改九三爻次序看來不必改

晁澗錄
九三爻辭程傳

牽羊悔亡其說得於許慎之

爰淵錄

决九四爻辭

覓陸是兩物覓者馬齒覓陸者章陸一名商陸皆感陰氣多之物藥中用商陸治水腫其子紅

林學履錄

决九五爻辭

錄末爰淵錄有

云其物難乾

中行无咎言人能剛決自勝其私合乎中行則得无咎无咎但能補過而已未是極至處這是說那微茫間

有些箇意思斷未得釋氏所謂流注想荀子所謂偷則自行便是這意思照管不著便走將去那裏去爻雖無此意孔子作象所以裨爻辭之不足如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之類甚多中行无咎易中却不恁地看言人占得此爻者能中行则无咎不然则有咎

是淵錄
夫九五爻辭

中行无咎中未光也事雖正而意潛有所係各荀子所謂偷則自行佛家所謂流注不斷皆意不誠之本也

異淵錄
卷九五象傳

不是說陰漸長為女壯乃是一陰遇五陽

異淵錄
姤象辭

姤是不好底卦然天地相遇品物咸章剛遇中正天下
大行却又甚好蓋天地相遇又是別取一義剛遇中
正只取九五或謂九二言非也

董銖錄
姤象傳

大率姤是一箇女遇五陽是箇不正當底如人盡天地

之事聖人去這裏又看得那天地相遇底道理出
來

晁
淵錄
姤
彖傳

問姤之時義大矣哉本義云幾微之際聖人所謹與伊
川之說不同何也曰上面說天地相遇至天下大行
也正是好時節而不好之漸已生於微矣故當謹於
此

林學履錄
姤
彖傳

金柅或以為止車物或以為絲袞不可曉

輔廣錄
姤初六爻辭

又不知此卦如何有魚象或說離為鼈為蟹為蠃為蚌
為龜魚便在裡面了不知是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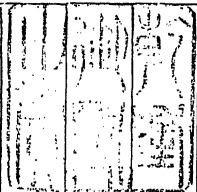
晁淵錄
姤九二九四爻辭

包无魚又去這裏見得箇君民底道理陽在上為君陰
在下為民

晁淵錄
姤九四爻辭

有隕自天言能回造化則陽氣復自天而隕復生上來
都換了這時節

晁澗錄
姤九五爻辭



朱子五經語類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朱子五經語類卷二十四至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坦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騰錄監生臣馬衍宗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五經語類卷二十四

錢唐程川撰

易二十四

下經四

大率人之精神萃於已祖考之精神萃於廟

是淵錄
萃象辭

順天命說道理時彷彿如伊川說也去得只是文勢不

如此他是說豐萃之時若不用大牲則便是那以天
下儉其親相似也有此理這時節比不得那利用禴
之事他這象辭散漫說說了王假有廟又說利見大
人又說用大牲吉大率是聖人觀象節節地看見許
多道理看到這裡見有這箇象便說出這一句來又
看見那箇象又說出那一箇理來然而觀象則今不
可得見是如何地觀矣

夏淵錄
萃象傳程傳

問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曰大凡物聚衆
盛處必有爭故當預為之備又澤本當在地中今却
上出於地上則是水盛長有潰決奔突之憂故取象
如此

沈憫錄
萃象傳

不知如何地說箇一握底句出來

夏淵錄
萃初六爻辭

字乃利用禴說如伊川固好但若如此却是聖人說箇

影子却恐不德地想只是說祭升卦同

夏淵錄

萃六二爻辭并論升卦九二爻辭

問九五萃有位以陽剛居中正當萃之時而居尊位安得又有匪孚曰此言有位而無德則雖萃而不能使人信故人有不信當修其元永貞之德而後悔亡也又曰王假有廟是祖考精神聚於廟又為人必能聚己之精神然後可以至於廟而承祖考今人釋日記神多取神在日亦取聚意也

董銖錄

萃九五爻辭并論彖辭

問九五一爻亦似甚好而反云未光也是如何曰見不得讀易似這樣且恁地解去若強說便至鑿了

林學履錄

萃九五爻辭

升南征吉巽坤二卦拱得箇南如看命人虛拱底說話

劉礪錄

升彖辭

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木之生也無日不長一日不長則木死矣人之學也一日不可已一

日而已則心必死矣

萬人傑錄
升象傳

地中生木升汪丈嘗云曾考究得樹木之生日日滋長
若一日不長便將枯瘁便是生理不接學者之於學
不可一日少懈大抵德須日日要進若一日不進便
退近日學者才相疎便都休了

黃齋錄
升象傳

元德問王用亨于岐山云只是亨字古文無亨字所謂

亨亨只是通用又曰乾元亨利貞屯之元亨利貞只一般聖人借此四字論乾之德本非四件事也

潘時舉錄
升六四爻辭

亨于岐山與亨于西山只是說祭山川想不到得如伊

川說

夏淵錄
升六四爻辭

困卦難理會不可曉易中有數卦如此繫辭云卦有小
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困是箇極不好底

卦所以卦辭也做得如此難曉如蹇剝否睽皆是不
好卦只有剝卦分明是剝所以分曉困卦是箇進退
不得窮極底卦所以難曉其大意亦可見又曰看易
不當更去卦爻中尋求道理當如何處置這箇與人
卜筮以決疑惑若道理當為固是便為之若道理不
當為自是不可做何用更占却是有一樣事或吉或
凶成兩岐道理處置不得所以用占若是放火殺人
此等事終不可為不成也去占又如做官贓污邪僻

由徑求進不成也去占

沈澗錄

錄中如蹇剝否睽皆是不好卦句下林學履錄云却
不好得分明故易曉錄中困卦是箇進退不得窮極
底卦所以難曉學履錄云困卦是極
不好卦所以卦辭亦恁地不好難曉

不失其所育這句自是說得好

晏淵錄
困象傳

李敬子問致命遂志曰致命如論語見危授命與士見
危致命之義一般是送這命與他自家但遂志循義

都不管生死不顧身命猶言置死生於度外也

沈憫錄
困象傳

池本云澤元水困君子道窮之時但當委致其命以遂吾之志而已致命猶送這命與他不復為我之有雖委致其命而志則自遂無所回屈伊川解作雅致其命雖說得通然論語中致命字者是委致之致事君能致其身與士見危致命見危授命皆是此意授亦致字之意言將這命授與之也

問臀困於株木如何曰在困之下至困者也株木不可坐臀在株木上其不安可知又問伊川將株木作初之正應不能庇他如何曰恐說臀字不去

林學履錄

困初六爻辭

問困二五皆利用祭祀是如何曰他得中正又似取无應而心專一底意思

林學履錄

困九二九五爻辭

問困於酒食本義作饜飫於所欲如何曰此是困於好底事在困之時有困於好事者有困於不好事者此爻是好爻當困時則為困於好事如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花鳥好娛戲底物這時却發人不好底意

思是因好物而困也酒食饜飫亦如此又問象云中
有慶也是如何曰他下面有許多好事在

林學履錄

困九二爻辭象傳

問朱紱方來利用亨祀曰以之事君則君應之以之事
神則神應之

呂彙錄

困九二爻辭

朱紱赤紱若如伊川說使書傳中說臣下皆是赤紱則
可詩中却有朱芾斯皇一句是說方叔於理又似不

通某之精力只推得到這裏

夏淵錄

困九二爻辭

祭祀亨祀想只說箇祭祀無那自家活人却亨他人祭之說

夏淵錄

困九二九五爻辭

六三陽之陰上六陰之陰故將六三言之則上六為妻

夏淵錄

困六三爻辭

井象只取巽入之義不取木義

井
夏淵錄

井是那掇不動底物事所以改邑不改井

夏淵錄
井象辭

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汔至作一句亦未繙井羸其瓶是一句意謂幾至而止如綆未及井而瓶敗言功不成也

林學履錄
井象辭

木上有水井說者以為木是汲器則後面却有瓶瓶自

是瓦器此不可曉怕只是說水之津潤上行至那木之杪這便是井水上行之象問恐是桔槔之類曰亦恐是如此又云未上露珠便是下面水上去大率裏面水氣上則外面底也上

夏淵錄
井象傳

用之問木上有水井曰巽在坎下便是木在下面漲得水面上來如桶中盛得兩斗水若將大一斗之木沉在水底則木上之水亦長一斗便是此義如草木之

生津潤皆上行直至樹末便是木上有水之義雖至小之物亦然如菖蒲葉每晨葉葉尾皆有水如珠顆雖藏之密室亦然非露水也問如此則井字之義與木上有水何預曰木上有水便如井中之水水本在井底却能汲上來給人之食故取象如此用之又問程子汲水桶之說是否曰不然木上有水是木穿水中漲上那水若作汲桶則解不通矣且與後面羸其瓶凶之說不相合也

沈憫錄
井象傳

錄中皆有水如珠類池本作皆潮水珠錄中非露水也下池本云或云嘗見野老說芋葉尾每早亦含水珠須日出晒乾則無害若太陽未照為物所挨落則芋實焦枯無味或生蟲此亦菖蒲潮水之類爾曰然林學履錄畧錄中學履又注云後親問先生先生云不曾說木在下面漲得水來這箇話是別人說不是義理如此

程沙隨以井卦有井谷射鮒一句鮒蝦蟆也遂說井有蝦蟆之象木上有水井☵云上前兩足五頭也四眼也三與二身也初後兩足也其穿鑿一至於此某嘗

謂之曰審如此則此卦當為蝦蟆卦方可如何却謂之井卦

輔廣錄

井九二爻辭

鮒程沙隨以為蝸牛如今廢井中多有之

晏淵錄

井九二爻辭

九三可用汲以上三句是象下兩句是占大槩是說理決不是說汲井

晏淵錄

井九三爻辭

若非王明則無以收拾人才

晏淵錄
并九三爻辭

收雖作去聲讀義只是收也

晏淵錄
井上六爻辭

問革二女志不相得與睽不同行有異否曰意則一但
變韻而叶之爾

林學履錄
革象傳

問革之象不曰澤在火上而曰澤中有火蓋水在火上

則水滅了火不見得水決則火滅火炎則水涸之義
曰澤中有火則二物並在有相息之象否曰亦是恁
地

林學履錄
革象傳

澤中有火水能滅火此只是說陰盛陽衰火盛則克水
水盛則克火此是澤中有火之象便有那四時改革
底意思君子觀這象便去治歷明時林父軒說因革
卦得歷法云歷須年年改革不改革便差了天度此

說不然天度之差蓋緣不曾推得那厯元定却不因不改而然厯豈是那年年改革底物治厯明時非謂厯當改革蓋四時變革中便有箇治厯明時底道理

晁淵錄
革象傳

澤中有火革蓋言陰陽相勝後故聖人治厯明時向林父軒嘗言聖人於革著治厯者蓋厯必有差須時改革方得此不然天度固必有差須在吾術中始得如度幾年當差一分便就此添一分去乃是又云厯數

微眇如今下漏一般漏管稍澁則必後天稍濶則必先天未子而子未午而午

爻淵錄
革象傳

澤中有火自與治厯明時不甚相干聖人取象處只是依稀地說不曾確定指殺只是見得這意思便說

爻淵錄
革象傳

鄭少梅解革卦以為風爐亦解得好初爻為爐底二爻為爐眼三四五爻是爐腰處上爻是爐口

不知何氏錄

革爻辭

問革下三爻有謹重難改之意上三爻則革而善益事
有新故革者變故而為新也下三爻則故事也未變
之時必當謹審於其先上三爻則變而為新事矣故
漸漸好曰然又云乾卦到九四爻謂乾道乃革也是
到這處方變了

林學履錄

革爻辭

革言三就言三番結裏成就如第一番商量這箇是當

革不當革說成一番又更如此商量一番至於三番然後說成了却不是三人來說

晏淵錄
革凡三文辭

或問大人虎變是就事上變君子豹變是就身上變曰
豈止是事上也從裏面做出來這箇事却不只是空
殼子做得文王其命維新也是他自新後如此堯克
明德然後黎民於變大人虎變正如孟子所謂所
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補只是箇裏破補這一些如世人些小功只是補如
聖人直是渾淪都換過了如鑪鞴相似補底只是銅
露聖人却是渾淪鑄過或曰孟子說得恁地想見做
出來應是新入耳目曰想亦只是從五畝之宅樹之
以桑起看他三四次只恁地說又曰如那如其禮樂
以俟君子意思孟子都無這便是氣麗處又曰未見
得做得與做不得只說著教人歡喜

胡泳錄

輩九五上六爻辭

沈間錄云因說革卦曰革是更革之謂到這裏須盡翻轉更變一番所謂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似若是更革則須徹底重新鑄造一番非止補苴漏而已湯武順天應人便是如此孟子所說王政其効之速如此想見做出來好看只是大麓些又少些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底意思或曰不知他如何做曰須是從五畝之宅百畝之田雞豚桑麻處做起兩三番如此說想不過只是如此做

未占有孚伊川於爻中占字皆不把做卜筮尚其占說

夏淵錄
革九五爻辭

朱子五經語類卷二十四